厚齋易學

八

朱子曰臨進而陵偪於物也二陽浸長以偪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

毛伯玉曰復者陽失其位而初反也泰者以三陽為最安也四陽而壯五陽而夬義盡於名无可疑者二陽之為臨何也二得位而三猶陰也偪而不相安必以去之為快故婉而命之曰臨此命卦之微指也

呂與叔曰臨以上臨下觀以下觀上臨位之在上

右明卦用

序卦曰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林黄中曰巽變為兊艮變為坤二五不動巽變兊入而說也艮變坤止而順也入而不說則事不成止而不順則功不就此蠱之所以有事而臨之所以為可大也

石守道曰臨非訓大大則乃能臨物也剛陽浸長所以大也臨之成卦二陽浸長所以可大非謂臨

案虞本贊意要之元指乾之初九也亨指九二之應
乎六五也利貞者陽以上復為貞自二陽浸而長
至於六陽成乾无所不利也
右明卦象
至于八月有凶
贊曰消不久也
陸希聲曰陽息於子為復為臨消於姤至遯凡歷
八月有凶言有而未至也　又曰臨卦下兌故曰

張子厚曰易之於文變陽至二未過中即為之戒恐有過滿之萌猶履霜堅冰之義

王介父曰有凶者不必凶而不能必无凶能戒之於早則至於八月可无凶矣

程正叔曰聖人設戒必於方盛之時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

楊廷秀曰二君子方來四小人未去可不戒乎

有貞固守之而吉者各隨其事也

右明占

朱子發曰以大臨小者臨之道以上臨下者臨之

位

郭立之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初九九二六四

六五皆有焉

李子思曰其遺君子之戒於臨民之初者乎

案以卦義言之則以大臨小初九九二臨四陰者

也是之謂臨以爻位言之則以上臨下六四六五臨初九九二者也是之謂臨唯其正應而陰陽相感故交相為臨而謂之咸言其交相感而交相臨也自卦義言之則二陽浸長上復為貞四陰浸消下復為貞陰陽皆得其道貞吉也自爻位言之六四初九皆當其位故各得其正而吉也

右明爻義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贊曰未順命也

案贊說難通疑未衍文象見初九

張子厚曰非咸則有上下之疑有所不利矣

程正叔曰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爲无不利也

李子思曰二之咸臨與初同然二陽之勢浸長尤盛於初贊所謂剛中而應大亨以正者謂二也

案初與二象同咸臨占同吉而初貞二无不利則異

益初位卑而不中故取其貞二得中而應君故无不利不言貞位不當也君臣感應以相與故陽之上進羣陰順之所以无不利也

右明占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贊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朱子發曰有臨下之位而无臨人之德又不當位以口説人甘臨也

郭立之曰不中不正甘而說人者也
劉氏曰體說之極以一陰臨二陽是以小人臨君子知其得時而已不可安遂諂佞以求容說者也
右明象
朱子發曰處不當位上則无應故无攸利能下九二之賢則无咎
耿晞道曰節之九五以中正為甘則吉臨之六三以不正為甘則无攸利

柔德柔而履得其位臨下之兊六三陰爻无剛害也剛雖浸長不與巳競與巳為應臨之至善也故可无咎

右明象占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贊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耿晞道曰識時之變達事之宜所謂知也六五以勢臨下知剛之浸長有向乎泰乃忘其勢而以柔

以此臨之而乃吉若乃人臣以勢相臨決非知之所能御也中庸曰唯天下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夫聖人之所以為知者豈若後世人主用區區術數以籠絡天下之英雄豪傑也哉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泰之六五知三陽之上進而以帝乙歸妹之象自處故元吉大壯之六五知四陽之上進而以喪羊于易之義自處故无悔大抵陽進而陰

莫之逆則陽志得亨而能助陰以成功參之諸卦皆然

案陰陽消長天道必然之數非人之所能加損也一委之天而人不與焉非聖人之道也嘗觀陰之長至六四去剝一間耳而九五尚居大君之位則雖二陰已遯三陰已否而正名曰觀為中正以觀天下之象使下之陰險觀而自化也今陽之長至二以得位得中其勢浸長而六五以柔居尊位宜

向消矣而正名曰知臨為大君之宜之象使下之
陽剛知分而自服也此聖人知易之道而扶君道
於將衰而有旋乾轉坤之功也與

右明爻義

上六敦臨吉无咎

贊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林黃中曰敦厚也坤為厚德以坤臨坤是謂敦臨
敦復敦艮皆重複之義

複以敦厚之德臨下者也故吉而免咎陽長陰消
未有咎也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此以卦之上
下言之以上臨下則上為君子下為小人易之取
象不可以槩定也

右明爻義

王輔嗣曰此剛長之卦剛勝則柔危柔有其德乃
得免咎故此一卦陰爻雖美莫過无咎也

楊廷秀曰剛長將大之世也故初九升聞之君子

䷓ 坤下巽上

觀

贊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

雜卦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朱子曰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四陰長而二陽消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李子思曰臨二陽處内在下而近民與之相接故

曰臨觀二陽處外在上而遠民若不相接唯以中正之道示之故曰觀　又曰四陰用事而乃專主九五何也易之論陰陽每以得位失位為吉凶之分九五剛中履帝位則羣陰雖盛莫能病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王介父曰剥大者失位則不足觀矣

毛伯玉曰四陰用事而謂之觀葢專以九五當之大明當天羣陰消伏

取觀平聲義不取觀去聲義

右明卦用

序卦曰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案臨觀反對後乃取義如此非以物大可觀而設二卦也

右明卦序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贊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

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林黃中曰可觀者二陽也觀之者四陰也九五為盥而上九薦也自下觀上近則覿之四陰之所觀者五而已至於上九隅乎九五觀瞻之所不及故曰觀盥而不薦觀在阼階薦在室寢阼階之下可得而觀室寢之中非衆之所覿也

呂與叔曰荀卿云祭祀之未入尸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喪之未小斂也一也斯得之矣

李子思曰三陽體巽之德萬物於是而潔齋有誠敬化民之象而羣陰以坤順在下則有衆民信順之意故卦辭首觀盥而不薦即所謂神道設教者

毛伯玉曰陰者鬼道也至幽之義也陽者人道也至明之義也祭祀之禮以其至明者託於至幽所謂以神道設教也是故薦者籩豆簠簋之設百官奔走各執事而主祭者盥而升當此之時在位者皆肅然主敬所謂有孚顒若也此理也與未占有

李子思曰聖人於君子小人之際留意如此

右明占

朱子曰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

右明爻義

六二闚觀利女貞

賛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陸希聲曰處内闚外女子之醜行然處不失位能

案與五正應猶隅二陰故為闚觀夫陰雖隅於覿陽二終歸於配五不正視而竊闚已非正矣故贊曰亦可醜也唯其居中守正得陰陽之道故利於女子之貞貞則不為闚觀之行也易開天下以為善之門如此陰在下卦為貞得位亦為貞

右明象占

六三觀我生進退

贊曰未失道也

趙氏曰陽爲德而主生羣陰之所觀仰也故陽以生爲言陰爲彼則陽爲我故生以我爲言

生義難通曉姑從此說

朱子發曰卦以九五爲主我謂九五也

說者謂三不當稱五爲我當爲三自觀其生然則當如上九之觀其生可也

九家曰三欲進觀於五四既在前三故退未失道也

為進退何也曰四已進乎上卦矣何退之云卦以九五大觀之君為主爻為賔故曰觀我生然四陰浸長能無消陽三猶在下卦未至如四之上進偪已故因其下卦可終而取進退之象夫陰无不進之理而亦有下降之義一進一退則不果於消陽易之扶陽抑陰每如此葢去剝一間耳可不懼乎

右明象占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

李子思曰居九五之位者知四陰並進爲陰長之世賓而禮之使陰類反從而順化无以致其犯上之患此所謂以神道設教者歟四陰日長孰能遏之而聖人作易以垂世立教即爻象之有是理者以示天下後世三在下卦之終猶可止也故取進退之象四已離下體矣是在下者上進以偪五之陽矣故取人臣自下觀上之象以用賓於王家則利也如此則陰乃聽命於陽而爲客爾爲天下王

郭立之曰在下而仰上謂之觀平聲童觀闚觀觀國之光是也在上而眡下謂之觀去聲大觀在上觀其生是也

李季辯曰在上者為君子之觀去聲在下者為小人之觀平聲君子為人所觀者也小人觀於人者也

右明六爻

厚齋易學卷十四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十

經上篇 噬嗑 賁

☲☳ 震下離上

噬嗑

贊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雜卦曰噬嗑食也

耿䜣道曰頤中有物上麗而下動所以噬而嗑也

李季辯曰頤齒剛而舌柔物麗於頤動而噬之也

蘭惠卿曰噬嗑六爻與賁相類特以九三九四之

不同不以為賁而曰噬嗑何也蓋頤之噬物全以

下動為用今賁得頤之上止而噬嗑乃得頤之下

動特以其中有九四間之故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然則卦以頤中有物而噬之得名也

石守道曰觀天地萬物无有始初自然相合者必

由動而後有合也天地交而後有合雷風擊搏而
後有合水火烹飪而後有合天下之貨交易而後
有合頤中有物齧之乃合猶天地萬物之動而合
也
程正叔曰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
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
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
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蓋讒邪

李子思曰自乾至觀為卦凡二十而三子三女相
遇之卦凡四屯蒙隨蠱是也震坎艮巽兑皆已出
而相遇獨離未見焉今離配震而為噬嗑配艮而
為賁易卦三子三女相遇之象始徧矣

右明卦序

亨

贊曰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王輔嗣曰凡物之不親由有間也有物有間不齧

不合无由亨也齧而合之所以通也

林黄中曰上止下動而中虛頤之象也六四變剛其中有物之象也噬之則嗑不噬則不嗑噬而嗑之茲其所以亨與故曰易者象也自王輔嗣以來擯象而言易者讀至於此不能不自疑其論之疏矣

右明卦義

利用獄

贊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劉長民曰物或不合則成獄訟窮其情狀辨其辭

指煩瀆口胎同犬咀嚼

程正叔曰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不云利用

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

張舜元曰卦中有坎為刑獄

案坎為刑獄以一陽陷於二陰也今二剛在上下而

中陰陷九四一陽獄之囚也三陰獄吏卒也上下

進於惡也

郭子和曰使惡不進是為无刑之本不然姑息不忍長惡孰甚焉

都聖與曰止言下體之下而行者也耳言上體之上而聞者也

林黄中曰震為足而居下故有屨止之象震也者動之始也初九者閑之於初也初而懲之咎可无也

李仲永曰初上不言噬而言校者當初之時其過小不必用噬上之時其罪大无所用噬

案初上兩爻以獄之始終言亦以犯之始終言也獄之始犯之始故桎之而使之思過而不敢復行尚冀其改也獄之終犯之終故梏之而使之受首而无得或脱不可恕也上下二剛有小人勇狠觸藩怙終不改之象亦有有司決於懲治无所依違之象滅趾示其不可行也滅耳言其无聞知也然初

得无咎者知過而能補屨校示辱而不傷支體可以自新也

右明象占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贊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李季辯曰五君也為治獄之主四大臣也為治獄之卿（如周之大司寇）其下為治獄之吏

郭子和曰必假膚腊胏肉見義者取頤中有物之

象也

朱子發曰陰為膚剝六四亦取膚象蘭同

朱子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

胡翼之曰乘剛故至于滅鼻之深然居中履正用獄至當

林黄中曰互體艮為鼻二乘剛有沒鼻之象六二者所以治六二也

馮當可曰陰柔必不能剛斷如此然以中而乘剛其過昭然之惡宜亦不恤(二字未安)且震體也膚柔也淺也易噬也姦慝雖著然尚未至于盤錯結連而難治也然止在下者一身之表皆為膚比止為寖熾

案噬者治獄之人膚肉腊胏因也文取噬為治獄之象又取膚為獄囚之象孔子于初曰小懲而大誠小人之福也初過惡之始萌也而屨校滅其止使

之不行校所不能懲則自止而及膚惡雖尚淺然
滋長不止故于此深懲之噬之而滅鼻庶幾其痛
自懲艾也六之陰柔本非能深噬者也震乘剛故
也惡淺而懲深似有咎也然一噬而服辜其深也
乃中也故无咎爻居中得正故有此象初之與二
辭同而指異初之滅止无咎者指因也二之滅鼻
无咎指治獄者也初之无咎因可无咎也二三五
之无咎因不得而咎之也中四爻治獄者初上因

之始惡怙終者也

右明象占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案或謂二噬三三噬四四噬五五噬上然九四六五

於義不通或又謂三噬四四噬三亢非

贊曰遇毒位不當也

林黄中曰腊者肉見於外而骨藏於中人之所以

不察也以六居三外柔而内剛腊肉之謂矣噬之

而遇骨斯遇其害也李季辯同

寀徒信其外不疑其中是以謂之遇也此姦民也外示柔懦而中藏險狠以匿其情者也六三者所以治六三也必揣其骨而徐齧之故曰小吝

司馬君實曰噬嗑食也故以食物明之腊肉難於噬膚而易於乾胏者也

朱子曰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腊遇毒之象

之君子亦以其職與之矣六三陰柔居不當位故
噬而遇毒小人有不服之心然噬者其職也所噬
者獄也吾安得而咎之茍以小人之不服為六三
之罪是助亂而墮名分也
馮當可曰刑獄非用兵之比兵人而反受其毒則
危亡矣刑人而遇毒不過一夫之怨故為小吝獄
之當治如腊在口雖遇毒必噬之而後可姦人妨
國賊人妨化必誅之而後可治雖大獄一起不無

林黃中曰骨見於外而肉附其間其彊可見也此凶民也剛以折其氣柔以原其情九四者所以治九四也或曰若是則骨无堅脆皆可噬乎曰所謂腊與胏者凡以爲口實也苟非噬之何由嗑乎詩不云乎剛亦不吐九四之謂也

案肉之附骨猶四附九也居于離火故爲乾胏

右明象

郭立之曰古者以兩造禁民訟以兩造聽之而无

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于朝不直則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以兩劑聽之而无所偏信則不信者自反而民訟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方九四之聽獄訟也既得其金又得其矢則難折之獄既折而得其情矣尚且曰利艱貞吉則先王之于獄訟其可易言之哉　又曰始聽訟也如此慎之于其成又可知也

袁氏曰于己有金矢之得于人得金矢之情

程正叔曰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九四德剛明而位居柔剛明則易傷于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易不固故戒以堅貞蓋其所不足者不得中正也

右明占

王景孟曰三于腊肉則遇毒而四于乾胏則得金矢剛柔之材異也

右明象

程可久曰以柔噬剛故貞厲決當其罪故无咎六五柔中之主司寇典獄以獄之成來告以噬乾肉之道斷其獄雖不至如噬膚之柔亦不至如腊肉乾胏之剛于是哀矜惻怛而釋刑用罰以生道殺人者也若貞固堅執不從末減心必危厲是以无咎自趾而膚以至乾胏罪惡積小致大積弱至强也一待以乾肉列用中罰酌輕重之中而罪疑惟

輕好生之德也陰爻肉之象

右明占

上九何校滅耳凶

贊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馮當可曰滅趾則懲艾而不行滅耳則頑悍而不

聽矣凶孰甚焉

胡翼之曰居卦之極罪之大者也校加於首而沒其耳所以及凶禍也

毛伯玉曰以怙終故寄之上九

案初上事之終始噬嗑用獄之卦初則罪之小而始犯者也上則罪之大而怙終者也古之聖人近取諸身以上象首而初在下足之象也故制為刑獄之具有所謂校焉屨校者納之於足而沒其趾以

馮當可曰卦有四无咎一吉一凶治天下至於用獄皆出於不獲已不獲已而為之得粗免於過咎可也九四之吉以對上九之凶使四不艱貞則其凶如上九是其言吉與它卦不同

案治獄自初至四始能究極而得其情故吉若乃四不能治以至於上則凶矣大抵初罪之始上罪之終也二易決之獄也三小罪之難決四大罪而能決者也五聽獄之主故罪疑從輕也大抵治獄之

德貴於剛柔適中三四五爻位皆陰陽相雜是也唯六二以柔遇柔其情易得其聽易決也況又乘剛得中故亦无咎

右明六爻

䷕ 離下 艮上

賁

賛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正義曰賁飾也以剛柔二象相文飾也
張敬夫曰三陰三陽相雜而成文
劉氏曰有質為主故文以飾之
程可久曰賁所以飾質也上艮為質下離為飾不以所賁踰質也
郭子和曰柔來文剛則剛為質而柔為文也剛上文柔則柔為質而剛為文也
林黄中曰噬嗑與賁皆為頤中有物之象一為噬

陰則本坤也下二陽則本乾也今坤之六自上來居乾之二則是柔來而文乾之剛而成離之文明也乾之九二往居坤之上則是剛上而文坤之柔而成艮之止也以陰陽往來相文言之則文之在天者如此以文明以止言之則文之在人者如此在天之文天之所以為飾在人之文人之所以為飾也孔子之言可考不誣如此諸說多就坤上乾下謂自泰生攻之者併與其說卦變而非之因一

秦字之誤而遂使文王名卦之義不明亦攻之者之過也

雜卦曰賁无色也

案有色則為采非文矣故六爻皆無其色不過曰白賁而已

右明卦義

象贊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案庶政治之文也明取火象不敢折獄止其明也

上諸儒無一人能正之者傅會其說象理舛謬不可以據今一正之則理與象粲然如白黒之易辨矣夫三陰三陽之卦以純體之變爻為義今坤之上九自二分之而成艮乾之六二自上來而成離艮離相遇然後成賁夫陰為小則賁所謂柔來者小也自内之外為往則賁所謂剛上者往也柔不能自亨麗于剛則亨故亨曰小剛不能皆利分于上則利故有攸往曰利蓋柔本陰滞今六居陰窮

石守道曰初與四為正應故剛柔相賁而陽九三六二近初而无應可以相賁然初志於本應舍六二之車直趣正應者義當然也不可舍本應而從非匹也

程正叔曰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以車徒為象者因止以與行為義

楊中立曰一卦之下趾之象也賁其趾徒行之象也

劉長民曰居下无位乘則僭矣素貧賤行乎貧賤行而宜之之義也

郭子和曰趾在下徒行賤者之事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為榮而不以徒行為辱是以古之人繫馬千駟不受唯義所在而已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

耿睎道曰六二虛中車之象也

都聖與曰无所乘而涉謂之徒涉无所乘而行謂

卜子夏曰柔依剛以成文

袁氏曰陰不自能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自能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自興也得上而後興

案陰麗乎陽二依三而興然柔來而文剛則二乃賁三者也須傅於頤而所賁在須須所以賁頤頤非能賁須也大抵一陰麗二陽為文明之象交相賁者也然離性炎上故初舍車而徒二舍初而賁三

象而皤如之質猶在也

郭子和曰初以剛強之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

馬之來所以飾四之皤四亦飾馬之白皆有受飾

之質而交相文也

陸希聲曰初九義不乘車欲飛翔而來也

王介父曰馬者不動以進之象謂初九不從二而

來應巳也翰如其志疾也離體而陽爻故疾

王輔嗣曰有應在初而閡於三為巳寇難二志相

感不獲通亨

呂與叔曰九三近而不相得故為巳寇

案與五同體又以臣承君本相責者也而皆陰焉不成文也則下比九三宜相責者也三性雖上趨而本爻性靜止以異體而不受責也唯初九正應而閡於三之寇故過期而不遂婚媾髮巳皤如初九以二來文剛不專所賁而舍之為馬之飛求賁於巳而其馬尚白則亦未受賁之象也九三雖欲寇

玄纁玉帛羔鴈之類也

卜子夏曰五尺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也

蘭惠卿曰非其正應故謂之吝然二不相應而上九陽剛之賢我能賁之是以終吉

鄭舜舉曰終必吉者人君禮賢之事也

郭子和曰六五為賁之主及于丘園所飾遠矣聖人不遐遺之義也丘園尚及之況朝廷之上乎高之賁也及於耕築周之賁也及於漁釣束帛幣聘

雜五色以章之之謂功繪事後素所以章之也

諸說紛紜皆不足據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六爻皆取陰陽相雜以為質初比四二比三二四夾三以為賁五比上上終之之事皆无吉凶者文飾之事華也非實也末也非本也其得失有間矣

林黄中曰初九六二相應而成文組織六二九三

相傳而成文黼黻也六五上九相合而成文綴

也或曰六五上九不亦相傳而成文乎曰六二純

柔也不傳於九三則不能以成文九三純剛也不

傳於柔則亦不能以成文六五以柔居陽上九以

剛居陰既成文矣而皆无應得非相合而成者乎

李氏曰卦以剛柔相文為賁則爻宜各有賁之

義唯以爻明人事則所寓之意各不同也

右明六爻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